



百花唱本

7



(唱詞)

三 夸 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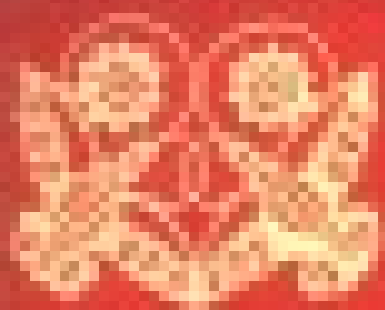
三 夸 婿

小两口關地頭

老 戏 新 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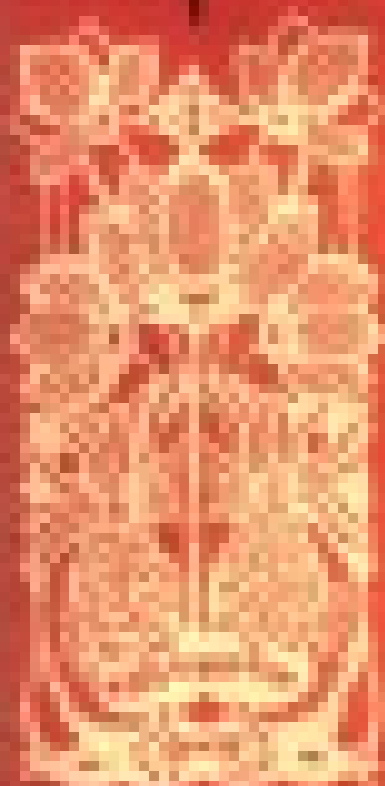
八百破十萬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唱春

1



三夸婿

作者：周
编辑：周
出版：周
发行：周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百花唱本（7）

三 夸 婿（唱詞）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4 字數 15,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500

統一書号：T10151·326

定价：0.07 元

三 夸 婿 (河南豫子)

赵 捷

树上喜鹊叫喳喳，
張家姐妹回娘家，
一見面可乐坏姐妹俩，
拉拉扯扯唧唧嘎嘎。

妹妹說：“哟！这是哪陣風把
姐姐刮来了！

你是山老鴰，长尾巴，咕咕
嘎嘎，有了婆家忘娘家。”

姐姐說：“哟！妹妹这小嘴真
会說話，

要当媒婆准保有錢花！

俺問你，結婚后你回来过有
几趟，

还腆着个臉子說人家！

你是烏鴉落在猪身上，
光看見人家黑，看不見你自
家。”

妹妹說：“俺这是跟你說句玩
笑話，

都怪忙的，哪还有閑工夫走
娘家。

老沒見，姐姐可有大变化，

圓圓臉，胖嗒嗒，烏油油一
头黑头发，有紅似白像个
十七八。”

姐姐說：“俺看妹妹变化也不
小，

长成人，出了嫁，又能讲，
又能啦，又寻上一个好婆
家，再不像调皮淘气的孩
娃娃。

要讲变化，俺們村变化就更
大，

再不是六年前你去过的穷南
洼。

只因为人民的心气擰成一
把，

連年丰产好庄稼。”

妹妹說：“俺們厂改成农具制
造厂，規模又扩大，

工人們的干劲更不差啥，

为支援农业正搞竞赛，

爭取提前把新式农具送到乡
下。

要提起你妹夫可本領大，
心灵手巧能想办法，
在工厂他数上头一把，
革新創造是个发明家；
支援农业下乡去，
修农具、装馬达、挖河道、
修水閘、赶着大車把糞拉，
和农民亲亲热热是一家；
工作积极思想进步，
劳动模范选上了他。”
姐姐聞听撇了撇嘴，
叫声妹妹“你拉倒吧！
卖蒜誰不說蒜头大，
卖辣椒誰不把辣椒夸，
卖瓜的誰还能說瓜苦，
誰听你巧嘴八哥瞎喳喳！
要論本領数不上妹夫子，
看来要算你姐夫他。
他比俺妹夫才大两岁，
今年剛剛二十八。
自从他部队复員回村后，
描龙綉凤种庄稼；
又能文来又能武，
耩高粱、种芝麻、割稻子、
把秧插、鋤鋤、耨耨、犁犁、
犁犁、耙耙，哪一样不都是
頂呱呱！

領導着穷队翻身变富队，
改造了千年的盐碱洼，
出席过省里劳模会，
人人称他是好当家。”
妹妹一听比不过，
两片小嘴胡扯啦：
“哟！姐姐比八哥嘴还巧，
把那破女婿夸成一朵花！
可就是光提他过五关来斬六
将，
他的模样你咋不夸？
他长得人又黑来个又大，
站起来好像一座老鉄塔。”
“你別看他人黑，可心眼好，
个大身强能种庄稼。
你嫌他人黑个子大，
好妹妹，实說吧，俺越看心
里越爱他，要不黑俺还不
嫁他！
(白)俺就爱他这个黑劲。
他待俺知疼知热多恩爱，
从来也不会把脾气发；
白天領導社員搞生产，
到晚上还教俺識字学文化。
誰有妹夫模样好，
长方臉，脑門大，近視眼鏡鼻
梁上架，年輕輕有了白头

发，好像个老头八十八！”
妹妹一听有了气，
小脸蛋红得赛桃花，
小嘴撅起有一扎，
拿起把扫炕的笤帚直摔打，
“姐姐你说话可留点德，
防备着来年抱娃娃！
妹妹俺今年才二十四岁，
嫁个老头干什么(念mā)？
近视眼是他刻苦好学常把书
看，
用脑子多了才白头发。
俺们是自由搞对象，
不图吃，不图花，专图他把
工厂当成自己家，老老实
实有缘分(念rǎ)。
清早起，俺一块上班把工做，
到晚上，又一块下班回了家；
他爱俺，一天不见吃不下饭，
俺爱他，一会儿不见喝不下
茶。
你看着眼馋也干生气，
俺小日子越过越得法，你眼
馋生气也白搭！”
姐姐说：“妹夫他见了生人就
不会说句囫圇话！”
妹妹说：“姐夫他一张嘴就好

似开了电喇叭！”
姐姐说：“妹夫他两只脚赛过
门板大！”
妹妹说：“姐夫他两只手扑扑
楞楞赛铁锤！”
姐姐说：“俺的他就比你的
好！”
妹妹说：“你的他更比不上俺
的他！”
姐妹俩争论得面红脖子难分
上下，
在一旁乐坏了她的妈妈，
妈妈说：“哟！你姐俩真是不
像话，
哪有自己把女婿夸！
如今的闺女脸皮厚，
也不怕人家笑掉大牙！
让妈妈说句公平话，
你的他，你的他，两个女婿
都不差啥。
一个在工业战线上创奇迹，
一个是大办农业更有才华，
(白)嗯，不过……”
“不过啥？”
“不过人跟人就是不能比，
叫俺看都比不上你爸爸！”
(白)“咦！俺爹？”

“你爹爹肚里有本种地的經，
老天爷見了都怕他！
他知道什么时候刮風下雨，
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
什么样的土地播什么种，
什么样的瓜种結什么瓜；
农学院請他去讲过課，
县长还亲自来家訪过他；
鼎鼎大名哪个不晓，
都管他叫个什么‘农学家’！
要讲恩爱，你們更比不了，
說起来得用大車拉！
你爹爹疼俺疼得都出了圈，
看見俺，笑哈哈，你干啥，
他干啥，围着老娘直轉搭，
总怕累坏你的媽！
背疼他給俺捶捶背，
腿疼給俺把針扎；
过年节他东庄去赶会，
买回来一朵大紅花，他亲手
給俺往头上插，要不信去
問你爸爸。”

姐妹俩一听嘆嗤笑，
忙近前拉住老人家，
“媽，您不說女儿臉皮厚，
您为啥还把俺爹爹夸？”
媽媽聞听猛一楞，
“哎哟哟！俺咋也夸起他爸
爸！”
哼，这一回小姐俩算是逮住
理，
沒留神，让女儿把娘的辮子
抓，
“嘿，俺这也不是替你爹爹
吹大話，
人家都說他是‘老专家’。”
姐俩說：“俺的他，”“俺的
他，”“人家也是这般夸。”
老媽媽乐得閉不上嘴，
前仰后合笑嘎嘎，
說：“好好好，該夸、該夸、
都該夸，
新社会新人新事新变化，
丈人女婿頂呱呱。”

小兩口鬧地頭 (唱詞)

青 青

微微的晨風拂水面，
清清的河水映藍天，
風吹草動颯颯响，
圓滴滴的露珠兒閃爍銀斑。
田野里，社員們在勞動生產，
三五成群忙得正歡；
公路上，牲口車來往不斷，
趕車的人兒“巴嗒巴嗒”地
甩响鞭。
說書的表不盡清晨美景，
單說從村里走出來了一位女
青年，
看年紀不過二十四五，
胖胖的中等個兒穿着粉紅新
襯衫；
她肩挑飯担走過了大道上小
路，
不慌不忙直奔正南。
您若問她是哪一個，
新過門的新媳婦名叫李小
蘭。
她心中高興，歌聲唱出了

口，
走過了田間小路，來到高坡
前。
見幾個年輕的小伙子正鋤棉
花地，
又說又笑一個倒比一個干得
歡。
李小蘭走進地頭四外觀看，
是怎么，一早晨才鋤了這麼
一小片片？
不用人說她心里明白了：
一定是年輕人貪玩儿淨偷
閑，
見我送飯來了才加足了勁，
怕的是我回去向隊長言。
李小蘭想到這里一肚子氣，
她放下飯担，不聲不响站在
一邊。
在那頭，鋤地的人們嘻嘻笑，
七言八語就把玩笑傳，
這個說：“看！剛過門的新媳
婦下了地。”

那个說：“大保的眼光就是尖！”

这个說：“找这样一个对象多美满！”

那个說：“咱快歇手吧，好让人家小两口把知心話儿談。”

咱不言众人來說玩笑話，單說刘大保臉上通紅，心里比蜜甜。

他不好意思开口加劲鋤地，把同伴們一齐拉在后边。到地头他把大鋤擦抹干净，凑近小兰輕声开了言：

（白）“你飯做得倒挺快哩！”那李小兰蹲在一旁不开口，只把白眼珠儿翻了几翻。

刘大保心里可沒留意，他伸手揭开送飯籃，但只見：雪白的馒头冒热气，白生生的豆芽儿炒鸡蛋，香味往外傳。

刘大保見了心里多高兴，又把媳妇称赞一番：“我說……你的手儿就是巧，比我大保强过万千。

在昨天，我还自己做飯活受

罪，

生不生，熟不熟，还特別費時間。

飯又吃不好，又耽誤下地，皆因为父母去世早，我才受孤单。

有了你我可就知福啦，我保証，今后加劲把活干！”刘大保說完嘻嘻笑，

李小兰沉着个臉子口出冷言：

“哼！讲什么加劲不加劲，还不是一个光說不做的大懶汉！”

刘大保，馒头送到嘴边又停住，

手里的筷子也落到了碗里边，

抬头見小兰滿臉不高兴，更不知为何忽然口出冷言，急忙問：“小兰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何不对咱当面谈一谈？

我在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說出来，我保証改过不食言。”

李小兰用手指了指棉花地，

說：“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一幫子人总共鋤了这么点
兒，
每人还合不着三壠田！
見我來了你們才加足了勁，
亏你还是个共青团員！”
大保听完心中暗想：
唉呀呀，這一回她可是有点
主觀，
不調查研究就下結論，
明明白白是小看俺，
我这里不免和她开个玩笑，
不逗她生气不算完。
这刘大保，未曾开言嘻嘻
笑，
叫聲小兰你听根源：
“以前干的是包工活，
我們摸黑摸晌也心甘；
今天論晌來記工，
又沒有隊長組長在眼前，
俺們又不瘋來又不傻，
可清楚怎样費力气怎样輕
閑！”
李小兰听罢此言更有气，
理直气壯声音兒尖：
“大保你說話沒道理，
就不配是个共青团員！

常言道：大河漲水小河滿，
大河沒水小河也干。
大伙若都像你們这样做，
磨磨蹭蹭要滑奸，
光图一天能把滿分掙，
做活多少、好坏全都扔一
边，
庄稼长不好，工分再多也是
白瞪眼，
发展农业，建設社会主义，
更是空談。”
刘大保，假装全然不在意，
大口大口的饅头往嘴里填，
罐子里舀来小米粥，
順手又把菜来掇，
他言說：“哼！瞪眼咱也会
瞪眼，
你別拿这话吓唬俺！
生产队又不是我大保一个
人，
挨餓的事儿大家摊。
常言道：顾了自己再說別
人，
过了今天再去說明天！”
几句话，只气得李小兰渾身
发抖，
泪花儿滾滾紅了眼圈。

“大保呀！人人都說你人兒好，
思想進步勞動占先；
誰知道，你原來這樣自私自利，
還不如一個普通的青年。
我小蘭也算瞎了眼，
偏偏和你結了姻緣！”
大保說：“瞎眼不瞎眼 你自己明白，
說到結婚嘛，這可不能埋怨咱，
在當初，我又沒有強扯你，
登記時，你也說過沒意見！”
這時候，眾社員聽見二人吵嚷，
趕上前來忙解勸。
劉大保向眾人瞟了一眼，
沒頭沒腦地搶先開了言：
“你們看呀，小蘭和俺昨天才結婚，
今天她就和俺鬧意見；
她嫌俺思想不進步，
她嫌俺干活淨偷閑！”
眾人听罷好生奇怪，
都覺得小蘭理不端，
這個說：“大保是個勞動模

範，
耕耨鋤創，農活樣樣都會全，
鋤地不歪不斜一條綫，
又快又勻又深還又寬。
論文化，農業中學畢了業，
會寫會念還會打算盤。
這樣的人兒打着燈籠也難找，
可算得，能文能武樣樣占先！”
那個說：“嫌人家思想落后可真冤枉，
哪樣工作人家不跑在前？
國家的政策、大事他都知道，
閑下來，他積極讀報向大伙作宣傳。”
社員們你言我語全夸大保好，
李小蘭越听越惱，怒氣冲冲開了言：
“你們互相袒護辦些虧心事，
倒向我進攻不知羞慚！
為什麼你們干包工活就特別起勁？
今天論晌記工你們就來耗時間？”

几句话，問得众人直发楞，
你看我，我看你，都觉着实
在太希罕。

齐声开口向小兰嚷，
問她根据什么說 大伙 磨时
間。

李小兰把前前后后讲了一
遍，

大家伙，哈哈大笑开了言：
“大保呀！什么玩笑你也說
得出口，

气坏了爱人看你遭 难 不遭
难！”

回头来忙給小兰来解释：

“有一个原因細对你談，
昨天我們領了这件包工活，
打算今日就鋤完；
清早出村往地里走，
大坑旁，見一輛馬車陷在泥
里边，

我們一伙人，推的推来拉的
拉，

七手八脚弄了好半天；
本打算吃了早飯加把劲，
天黑前完工不拖延時間。
你来到地里也不打問打問，
可中了大保的鬼机关！”

这小兰，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

轉怒为笑开了言：

“大保你不叫大保叫活宝，
故意逗俺生气为哪般？”
大保他心中暗笑臉不笑，
拉着个臉子慢慢腾腾地开了
言：

“全怪你自己小看人，
不調查研究犯主观；
如若这样过下去还了得？
管得俺大保不能动弹。
趁早咱再到公社去一趟，
解除婚約你另找个好青年！
你走你的，我过我的，
也省得鬧气拌嘴不清閑。”
这大保說罢了一席俏皮話，
李小兰手里抓起了竹扁担，
一个跳起来嘻嘻笑着前头
跑，
一个边擦眼泪紧紧追赶在后
边。

众社員拍手叫好哈哈大笑，
險些碰倒了粥罐和飯籃。
到后来，还是小兰罢手让了
步：

“得，咱們和平談判沾不

沾？

你看飯菜都快涼啦，
赶快吃吧，別再打鬧耽誤時
間。”

這時候，旁人的飯担也陸續

送到，

齊坐在地頭把飯餐。
天南地北扯些家常話，
與咱這故事就沒了相干。

老 戏 新 唱 (唱詞)

本 生

南風吹得麥子澄澄黃，
金光閃閃好像海里出太陽。
社員們鐮刀磨得快又亮，
歡天喜地積極迎農忙。
這一天晨星剛落雞初叫，
幸福人民公社里人人起了
床。

第七生產隊社員首先來收
麥，

男男女女全身都“武裝”：
夯扁担，拿繩索，
連枷亞賽沖鋒槍；
背大籬，提小斗，
鐮刀灼灼吐銀光。
精神抖擻勁頭大，
活像戰士上戰場。
真是眾人拾柴火力壯，

集體勞動效率高。
社員們採用了流水作業法，
分工負責各人干各行：
割麥的鐮刀嚓嚓如閃電，
挑麥的來來去去走匆忙，
攢麥的珍珠沙沙往下滾，
打麥的連枷啪啪响四方。
這個把麥捆，
那個把麥扛，
這個把麥捧，
那個把麥揚。
一個個生龍活虎手不住，
活兒越干越緊張。
今年麥子長得好，
社員們心里像熬糖！
大家正在滿臉笑，
忽然天空閃過一道紅電光，

雷声隆隆震人耳，
乌云密布太阳顿时把身藏，
狂风呼呼如牛吼，
尘土被卷得漫天扬。
大雨堪堪要来到，
社员们个个着了慌。
田里麦子还没收割净，
割下的麦子还放在田埂旁，
场上新囤的麦子铺满地，
囤下来的麦子还不曾扬，
如果大雨一冲下，
麦子定要受损伤。
大家仰望天空心烦乱，
谁都想把手多生几十双。
这时忽见面前尘土滚，
奔来了男男女女一大帮。
数数足有四五十个，
龙飞凤舞个个长像不平常。
有的人脸上红艳艳，
有的人脸上蜡蜡黄，
有的人脸上如锅底，
有的人脸上像开染布坊。
社员们见了声声称奇怪，
有位老大爷一旁来思量：
瞧他们这些脸蛋儿，
个个花花绿绿发亮光；
莫非是一群神仙下凡来，

特地给咱们帮帮忙？
这老大爷正想找人问清楚，
忽听一位青年社员开了腔：
“大家来看啊大家来望，
京剧团的演员下了乡！”
有位女社员听了忙把话来问：
“他们是不是要来唱一场？”
青年社员听了忍不住笑：
“大娘你说话真外行。
唱戏一定要穿戏衣，
你看他们都是穿的工作装！”
一个小姑娘听了忙搭话：
“不唱戏他们脸上干吗化了妆？”
青年社员被问得难开口，
拿起扫帚忙扫场。
社员们正在七言八语猜谜语，
生产队长急急奔回笑开腔：
“他们是城里京剧团的演出队，
为农业服务特地来我乡；
刚才正在俱乐部里化妆作准备，
要在咱休息时候演出《三打祝家庄》。”

看到天色突变要下暴雨，
因此奔来先帮咱们把麦藏！”
社员们听了这番话，
精神振奋喜洋洋，
一齐鼓掌表示感谢，
欢呼之声震四方。
演员们马上抢活投入战斗，
割麦、挑麦、攢麦、扬麦个
个都不赢。

大家的热情似烈火，
哪管汗珠滾滾热难当。
演宋江的老生样样活儿带头
干，
他既是剧团团长又是“梁山
王”，
弯弯的镰刀如同令旗拿在
手，
调兵遣将真有方。

“林冲”、“石秀”把那连枷
打，
手腕灵活像耍刀枪。

“李逵”最称手的武器是板
斧，
此刻拿镰刀割麦也内行。

“武松”攢麦的那股冲天劲，
真不愧是打虎的武二郎。

“时迁”、“乐和”把麦挑，

轻捷利落就像燕飞翔。

“矮脚虎王英”来去把麦
捧，

麦秸长得比他个子还要长；

“顾大嫂”见了哈哈笑，
做了个鬼脸对着“扈三娘”：
“记得去年咱们下乡帮割
麦，

麦子只高过你爱人的花鼻
梁；

今年麦子高过他的头几寸，
难道说他的个子没有以前
长？”

大家听了笑得直喘气，
“智多星吴用”笑得揉肚
肠。

“鍾离老人”边干活来边把
“吴用”叫：

“哈，您今天开心得真像小
儿郎！

久闻您军师神通广大，会掐指
算，

这块地，请算算每亩能打多
少粮？”

“入云龙公孙胜”正要来插
嘴，

“霹靂火秦明”一声嚷叫挺

高吭：

“你們來看啊你們來望，
‘孫新’他悶聲不响干得多緊張！”

“孫立”對着“秦明”微微笑：

“謝謝您對我兄弟來表揚！”
扮“祝朝暉”的花臉今天干劲也很大，

他拍完麥子又幫“樊廷玉”
扫麥場。

“梁山泊的兵將”人人把麥攢，

“祝家庄的庄丁”个个把麥揚。

大家越干越起勁，
和社員們一起唱開了腔。

你唱一個山歌調，

他唱一段反二簧，

生、旦、淨、丑齊開口，
音調有高有低有細有粗真悠揚。

雖無笙管絲弦和鑼鼓，
劈劈啪啪的勞動節奏鮮明又高昂；

天空是一幅自然的大布景，
烏雲閃電好像配燈光，

真的山來真的水，

舞台就是這寬闊的田野和麥場。

社員們勁頭足來演員們勁頭旺，

大家齊心合力，麥子轉眼全都歸了倉。

任務完成，大家走進俱樂部，

突然間一聲霹靂震四方，

大雨潑瓢往下倒，

周圍一片白茫茫。

多虧麥子搶收得早，

一粒都沒有受損傷。

社員們對演員很感激，

送茶送水聲聲來贊揚，

熱情得像把親人待，

談談說說情意長。

有位老年社員周老太，

看着演員們激動得淚兩行，

她說：“你們是毛主席教導的好兒女，

干起活來个个強。

我今年活了六十多歲，

從沒見過演員下鄉搞農忙。

這真是多虧恩人共產黨，

提出了大辦農業的好主張。

人人都来关心农业生产，
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强！”
这时生产队长上前握住“宋
江”两只手，
笑呵呵地接上腔：
“你们为农业服务得真正好，
《三打祝家庄》演到打麦场。
今年咱们是丰产丰收全到
手，
你们的功劳实在不平常。”

演員們听了大家說的話深深
受感动，
异口同声地答謝众老乡：
“乡亲们！我們支援你們是
响应党号召，
为的是和你們一同大办农业
大办粮；
粮食富足百业都兴旺，
建設社会主义力量更加强！”

八百破十万（西河大鼓）

郝艳霞 述

鼓角齐鳴震天响，
尘烟滚滚动刀枪，
北国的金兵侵犯中原地，
宋朝的黎民百姓不安康。
国有賢臣未重用，
出了一个奸賊張邦昌，
徽欽二帝被擄走，
只落得坐井观天在北邦。
宋高宗即位临安府，
他原是九殿下赵构小康王。
金兀朮統領大軍要把黄河
渡，

宋营里缺兵少将无法搪。
宋室江山遭了危难；
眼睁睁就要国破家亡。
国难当头出良将，
我表一表民族英雄岳鹏举，
他是挺身抗金邦。
宋高宗无奈傳下一道旨，
派宗泽請岳飞来到岳家庄。
岳鹏举願为国家鞠躬尽瘁，
他母亲刺字在厅堂，
在岳飞的背上刺了“精忠报
国”四个字，